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deli得力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賈太傅新書序



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
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
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
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
之接融融瀼瀼不知旨之樂

之詠之歎之於是乎乃知太
傳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
一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
窮乎歷代治亂之故洞乎萬
物榮悴之情究乎禮樂刑政
之端貫通乎仁義道德之原

故正言竝議卓卓乎其竒偉
悠悠乎其深長鑿鑿乎其有
援據如江河盪涵而莫測其
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
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晻靄
千態萬狀而莫可言也世

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
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
敢忽焉淳熙甲戌余致政家
居長沙郡守陸公以誼謫予
長沙去今千有餘歲

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傳長沙

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
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
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於余
余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
屬余爲序余惟太傅高世之
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

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
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
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
遇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
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
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遂也

宋歐賜公謂其所陳孝文畧
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况
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
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
首猶決壅裨墜爾蘇公論其
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

代何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
定論誠毋容加喙於其問顧
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
星為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
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亘
萬古猶一日柰何自宋淳熙

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
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
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
知賞之難也非惟嘉惠後學
廣其見聞以資博識慎而擇
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

中間如鑒秦俗之薄惡指漢
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
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
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
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
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傳職

以示安危之幾凡憂民傳職

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
畧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
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弘
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
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
尚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

益可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
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
僭書于端以識歲月云

正德九年菊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序

賈誼新書目錄

第一卷

過秦上

過秦下

宗首

數寧

藩傷

藩彊

大都

等齊

服疑

益壤

第二卷

權重

五美

浙制不定

審微

階級

江圖書館

第三卷

俗激 時變 瑰瑋 孽產子 銅布

壹通 屬遠 親疎危亂 憂民 威不信

第四卷

匈奴 勢卑 淮難 無蓄 鑄錢

第五卷

傳職 保傳 遊語 輔佐

問孝 無

第六卷

禮

容經

春秋

第七卷

先醒

耳痺

諭誠

退讓

若道

第八卷

官人

勸學

道術

六術

道德說

第九卷

大政上

大政下館

脩政語上

脩政語下

書

第十卷

禮容語上

禮容語下

胎教

立後義

傳

浙

江圖

新書卷第一

過秦上事勢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
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
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
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



漢長沙太傅賈誼撰



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
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
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
締交相舉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
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
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
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

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

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
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屬制其兵嘗以十
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
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
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師百萬流血
漂槽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
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

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
寓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
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北越之地以為
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
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
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
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
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音的鑄音的

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

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音的也鑄

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
因河爲地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以爲固良
將勁弩而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
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
於殊俗然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
徙之徒也才不能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僥起呼陌之

中率疲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
兵揭干為旗天下雲合嚮應贏糧而景從山東
豪俊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
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
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
於鈎戟長鋌所賣切也適戍之衆非亢九國之
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
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

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挈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
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八州而
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穀函爲
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
何也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下事勢

秦滅周祀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四海養
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何也曰近古而無王

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滅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強凌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危者貴

順推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

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諫力安危者賞
順推以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
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
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
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
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
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
莫不引領而觀其亡夫寒者利短褐而飢者并
糟糠天下囂囂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

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

以盛德與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

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害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彌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卹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慘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者自群鄉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

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
之尊奮於大澤而天下嚮應者其民危也故先
王者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由是以牧之以道
務在安之而已矣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響應
之助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
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於戮者正之
非也是二世之過也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
循津關據嶮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

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

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
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嶮不守關梁不閉
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
藩籬之難於是山東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
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其三軍之衆要市於外
以謀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
而遂不悟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
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祠宜未

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昔日同心并力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并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

開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

便秦雖小邑伐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

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
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民未附名曰亡
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必退陣案士
息民以待其弊承解誅罷以令國君不患不得
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禽者其
抹敗非也秦王足已而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
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
弱無輔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

時也世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
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
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
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
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奸臣不上聞豈不悲
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
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疆也禁暴誅亂而天下
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

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

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制也內守外附
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
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
千餘載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能長由是觀之
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
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
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
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宗首事勢

今或親弟謀為東弟親兄之子西向而擊今吳
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
焉猶尚若此况莫大諸侯權勢十此者乎然而
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
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
氣方剛漢之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住漢所置相
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編置其私人如此
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

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

有異淮南濟北之為耶此時而乃欲為治安雖

堯舜不能臣故曰時且過矣上弗蚤圖疑且歲

間所不欲焉黃帝曰日中必萑

音衛日
曬也

操刀必

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為已乃墮

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且謂

天何權不甚竒而數制人豈可得也夫以天子

之位用天子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常憚以

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

合諸侯匡天下乎至此則陛下誤甚矣時且失

矣心竊踊躍雖今春難為已天傾時傾足力傾
能孰視而弗肯理以傾時節失豈不靡哉可以
良天下而稱特以為此籍也竊為陛下痛之甚
在上幸少留計焉

數寧事勢

圖

臣竊惟事勢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
長大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
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

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

舉進言者此自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

曰天下已治矣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
然誠不安誠不治故不敢顧身敢不昧死以聞
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無知固諛者耳皆
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措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爨因謂之安偷安者也方
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國制
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以數
日之間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

下試擇焉何甚傷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
急也臣聞之自禹以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
下五百餘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以五百
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怪
矣及秦始皇帝似是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
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臣竊曰是以操
亂業握危勢若今之賢也明通以足天紀又當
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

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鐘鼓之樂勿為

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

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鍾鼓之樂勿為
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以常安四望無患因諸
侯附親執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臣無
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
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
義樂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
年之食耳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
約獄訟盜賊可令醜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

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唯
以政順乎為神可以益壽晏子曰至治之極父
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繼綆之葬各以其順終
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
者五帝皆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因王為明帝股
肱為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
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之廟
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無極耳因卑

不疑尊卑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

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
之衆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
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襲迹而長久耳臣竊以
為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親至孝也以宰天下以治群生神民咸億社稷
久享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以為萬
世法程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
至明也壽並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以

為天下太宗承太祖與天下漢長無極耳因卑

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
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爲之及其可素陳於
前願幸無忽一夫者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
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獨太息悲憤
非時敢忽也雖使禹舜生而爲陛下何以易此
爲之有數必萬全無傷臣敢以寸斷陛下幸試
召大臣有識者使計之有能以為不便天子不
利天下者臣請死

藩傷事勢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棄其
憂凶飢數動彼必將有恠者生焉禍之所雜豈
可預知故甚非所以安主上非所以活大臣者
也甚非所以全愛子者也既已令之為藩臣矣
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
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鏹而予射子自禍必矣
愛之固使飽粱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衆

土地之博足以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
以徼幸勢不足以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
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
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
少也制令其有子以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以
須之子生而立其身而子夫將何失於實無喪
而葆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長沙可以久
矣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何以厚此

藩疆事勢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
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
陳豨兵精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
淮南則又反盧縮國此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
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以行逆則少攻而最
完執䟽而最忠全骨肉時長沙無故者非獨性
異人也其形勢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十城而

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今韓信黥布彭越之倫爲
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
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蒞
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
之無憂莫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
以義國小則無邪心若與臣下相殘與骨肉相
飲茹天下雖危無傷也則莫如循今之故而勿
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變以前觀之其國最大者反最先

大都事勢

昔楚靈王問范無宇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
羨賦車各千乘焉亦足以當晉矣又加之以楚
諸侯其來朝乎范無宇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
大臣疑主亂之謀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並令
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羨或不充不
足以威晉若充之以資財實之以重祿之臣是
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拆此豈

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為楚國大患者必此
 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羨實之以
 兵車充之以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
 蔡葉與不羨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云亂
 王遂死於乾溪于守亥之井為計若此豈不痛
 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乎時乎可痛
 惜者此也天下之勢方病大腫音腫廷一脛之
 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臣聞尾大不掉末

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猶身固

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巨聞尾大不掉末

大必折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竊身固

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

為已悲夫枝拱苟大弛必至心此所以竊為陸

下愚也病非徒癘也又苦跣上古躡字下古戾字跣不可

也行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

也惠王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

者或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以逼天

子臣故曰非徒病癘也又苦跣也可痛哭者

此病是也

等齊 事勢

館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
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臆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乎
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
之曰一用漢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誰是則侯
侯之王乃將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臣之
與一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相

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

與一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為丞相

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
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
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
子衛御號為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
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矣御既已齊
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
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
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以異

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
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
亦俱棄市宮墻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
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
儀之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
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
衣被次齊貢死經緯也苟工巧而志欲之唯冒
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

之注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天根

上軼主次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

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人天根
着於形容也所持以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勢
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柱則同
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主者非有相臨之具
尊卑之經也持面形而膚之耳近習乎晝近貌
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以期則下惡
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服異等同服則上惡
能不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二從容

有常以齊其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
行歸於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
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
於其君而此之不行沐瀆無界可謂長大息者
此也

服疑 事勢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卿權
力疑者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

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

力疑者是以謂爭，疆等級無限，是以謂爭，等彼人者。

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
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
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
往則以為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
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
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
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
勢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

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妾
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皿異
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周
高下則此品周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
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
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
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
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

章而知其勢季人定其心各著其自故衆多而

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
章而知其勢季人定其心各着其目故衆多而
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
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
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及可以冒貴下不凌等
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
無由生

益壞事勢

浙

陛下即不為千載之治安如今之勢豈過一傳

哉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也至其相與持之以
縱橫之約相親耳漢法令不可得行矣猶且橐
立而服彊也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勸過黑子之
比於面耳豈足以爲楚御哉而陛下所恃以爲
藩捍者以代淮陽耳代比邊與彊匈奴爲隣勸
自見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以之二國耳今
淮陽之所有適足以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
制國命才適足以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

制國命子適足以解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
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
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故皇帝者
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
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高皇帝瓜
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以
為不可剽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侯
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
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諸侯而縣屬於漢
其更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其苦之甚
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
不少矣此終非可久以為秦地也陛下豈如蚤
便其勢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
陛下舉淮南之地以益淮陽梁即有後患割淮
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

可從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

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即無後患代

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
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
不敢謀今所恃者代淮陽二國耳皇太子亦恃
之如臣計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
陛下高枕而卧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以為此
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之縣屬漢特以恣奸人
耳惟陛下幸少留意省臣昧死以聞臣誼竊昧
死願得伏前陳施下臣誼所以為治安陛下幸

以少須臾之間聽以驗之於事未有妨損也臣
聞主智問其臣而不自違事故為人臣得畢盡
其愚忠惟陛下財幸今陛下將不意之人與之
積衆之財此非有子胥曰公之報於廣都之中
者即疑有轉諸荆軻起兩柱之間其策安便哉
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矣願陛下少留意計
之

新書卷第一終

新書卷第二

權重

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
謂無敢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
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
者遇諸侯之俱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皆冠陸
下且見之矣豈不苦哉力當能為而不為畜亂
宿禍高拱而憂其紛也且也甚可謂不知且不

仁夫秦自逆日夜深惟苦心竭力危在存亡以
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而如意而
故稱六國之禍難以言知矣苟身常無意但為
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
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乎

五美事勢

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
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蒞醞耳不敢有

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

侯之君敢自殺不敢反志知必蒞醞耳不敢有

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天下無可以徵倖
之權無起禍召亂之業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
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
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
分地盡而正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以次
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佗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
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制頗入漢者爲從其

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以數償之故一寸
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經制一定宗室子孫慮
莫不王制定之後下無倍背之心上無誅伐之
志上下懽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
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
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機竒啓章
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上使然也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宗室子孫天下之上

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卧赤子天下之上
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
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
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
五美

制不定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
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

地制不得自黃帝而以困以高皇帝之明聖威
武也既撫天下即天子之位而大臣為逆者乃
幾十發以帝之勢身勞於兵間紛然幾無天下
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
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變化而為仇所信反
而為寇可不恠也地理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即
位以來濟北一反淮南為逆今吳有見告皆其
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

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燬之數也且異姓

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

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尚幼倫煨之數也且異姓
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
然同姓襲是迹者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
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反未知所移長此安窮
明帝尚不能以安後世柰何屠牛坦一朝解十
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
然至音體音之所非介則芥矣仁義恩厚者
此人主之芒刃也勢已定權已定足矣乃以仁

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

侯王皆衆體

音寬股骨也言其骨大

髀

音陞也

釋斤斧之制

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

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審微事勢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

以善為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一為一足以亂

國家也當夫經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令於大亂

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均望臨深則規

國家也當夫經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今於大亂

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
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勢
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
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燒燒弗滅炎炎柰何
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
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
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
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衛侯

辟疆周行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

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熈然後受之故善守上

下之陞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

用隧音遂諸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鬪晉文公率

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

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音遂下

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

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為少餘請益之文

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

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餘註明其五之文

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
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
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
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
孫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
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
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
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

多與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
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
傳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
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
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
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
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
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

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宄
可入吾豈忍見宄子哉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
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

階級事勢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階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
尺矣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治不過尺矣天子如
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
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

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列等

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

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

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

鼠近於器尚憚而弗投恐傷器也况乎貴大臣

之近於主帝乎廉耻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

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音坤髡髮也劓音月劓足也

黥音勤文面也劓音鼻也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

主上不遠也禮不致齒君之路馬斃其前者有

黥音勤文劓音鼻之罪不及士大夫以其離

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蹏其前勿者有
罪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
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俸不加其身尊君
之勢也此則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
貌群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
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
舅也令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則豈僞棄市之
法然則堂下不亡陛下被僇辱者不迫乎庶

耻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
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
鼠而无忌噐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
枕冠雖弊弗以苴履夫嘗以在貴寵之位天子
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
今而有過今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
若夫束縛之係綬之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
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

庶之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一旦

罕正徒長小吏罵言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

庶之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一旦吾
亦不可以加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
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
死爾賤人安宜得此而頌辱之哉豫讓事中行
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
智伯豫讓黥面變容以成變聲必報襄子五起
而市中襄子一夕而五男卧人問豫讓讓曰中
行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故為之國士用故

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
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
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如也如遇官徒彼將官
徒自為也頑頑無耻斷苟無節廉耻不立則且
不自好苟若而可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
敗則因而推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
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
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托財器

職業者率於群下也但無耻但苟安則主罷病

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托財賦

職業者率於群下也但無耻但苟安則主罷病
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
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
廉曰簋簋不飾坐不飾汚姑婦姊姨母男女無別
者不謂汚穢曰帷箔不修坐罷軟不勝任曰下
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年然至以
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
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請室

而請其罪耳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

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也古庚字緣色綴

加於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拜跪

而自裁上不使人掙抑而刑也子大夫自有過

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厲以

廉耻故人務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過其臣而

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

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醜亡身國醜亡家公醜

忘私刑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

忘私刑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
故父兄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誠
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比志也彼且
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
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
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
託五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
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為長太

息者也

新書卷第二終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登記號：009392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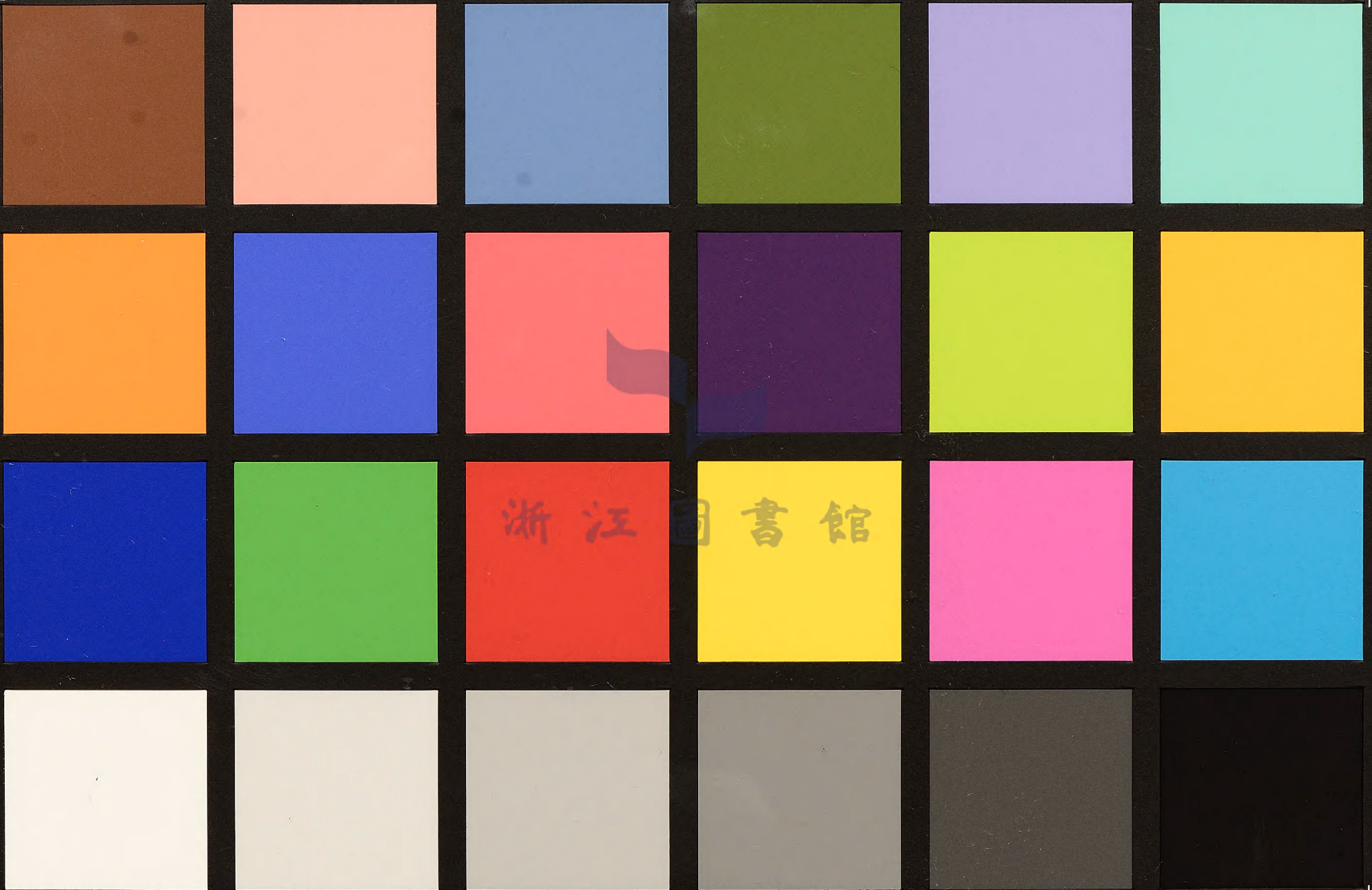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